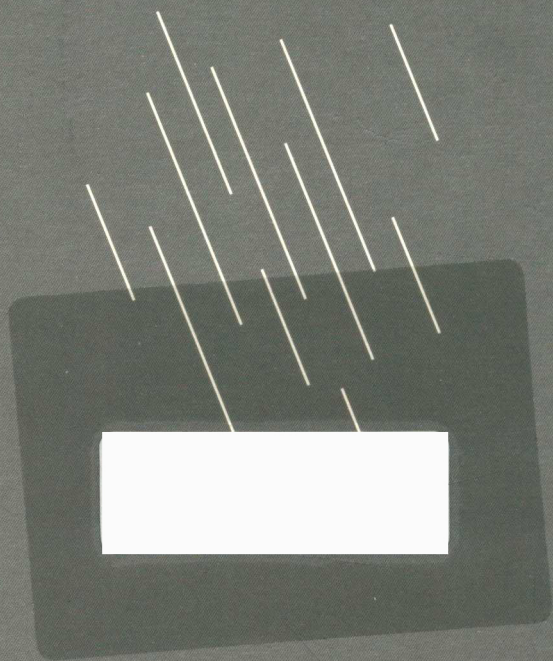


梅雨

吕新 著

吕新作品系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梅雨

吕新著

项目统筹：吕新
文本创作：吕新
版式设计：吕新

第一辑：短篇小说
第二辑：散文、诗歌

第三辑：小说
第四辑：散文、诗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 太原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梅雨 / 吕新著. —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8.1

(吕新作品系列)

ISBN 978-7-5378-5383-5

I. ①梅… II. ①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51975号

书名:梅 雨
著者:吕 新

策 划:续小强
责任编辑:马 峻

项目统筹:马 峻
装帧设计:张永文
印装监制:巩 璠

出版发行: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编:030012

电话:0351-5628696(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室)

传真:0351-5628680

网址:<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销商: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90mm×1240mm 1/32 字数:194千字

印张:8.875 版次:2018年1月第1版 印次:2018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378-5383-5

定价:38.00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第一章

套着黑马的车往北方去，白马跟随在后，有斑点的马往南方去。

——《四车的异象》

陶铸田

我的家离河越不过。一座上下两层的套黄小楼，几行青柳，几道松林绕着，楼下是生香拔味的青草，院平座有两棵枣，一棵石榴，一棵丁香，丁香树的长叶常从雕着的窗戶里伸出来。我睡得很晚，但并非是由于心事满腹所致。每天早晨，河水的气息不知不觉地透进来，胸膈闷塞，推开最高处的窗戶以后，能看到有些东西正在那肥厚的绿幕里蠕动，白底——那是一些乌黑的船头或船尾，正在早晨的时光里掉转方向，向下游一溜而去，船上载着稻草、煤、瓷瓶、红色的像胭脂一样的砂子。

陶铸田

我走出自己的小楼，去学棋的路上，沿途的树枝晃动着。当昨夜的睡眠非常不好的时候，我常常到沿街一带的新楼旧宅那在摇曳，倾斜，仿佛水中的倒影。不久以后，整我在树林后面的东西也看清楚，一长排，坚要，两排，横排——那是在

第一章

周策田

我的家离河边不远。一座上下两层的杏黄小楼，几行青柳，几道粉墙绕着，墙下丛生着软绿的青草。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石榴，一棵丁香，丁香树的枝叶常从敞着的窗户里伸进来。我睡得很晚，但并非是由于心事满腹所致。每天早晨，河水的气息不知不觉地漫进来，满院白雾。推开最高处的窗户以后，能看到有些东西正在那肥湿的晨雾里蠕动，凸现——那是一些乌黑的船头或船尾，正在早晨的时光里掉转方向，向下游一带滑去。船上载着稻草、煤、瓷器，红色的像胭脂一样的沙子。

满河烟火。

我走出自己的小院。去学校的路上，沿途的树枝晃动着。当昨夜的睡眠非常不好的时候，我常看到沿街一带的新楼旧宅都在摇晃，倾斜，仿佛水中的倒影。不久以后，隐现在树林后面的东西也能看清了，一长溜，坚硬，弯曲，倾圮——那是火

柴厂黄色的围墙。寂静的火柴厂，它与另外两家纱厂和印刷厂并排着坐落在河边，黄浊的锈水从它们的怀中日夜流出。三家临河的工厂，像三位卧床不起的尿毒症患者，心灰意冷，灯火阑珊。残破颓废的厂房，布满霉斑的围墙和豁口，都在说明它们已濒临绝境，不可救药。在那里，一切都是锈的，毫无生机的，包括工人的牙齿和脸，管理者的手段和梦。

空气湿润的早晨，街上流动着树木的清香，沿街一带有我不少的学生。我在一所中学里任职，我是那里的校长。每天这个时候，当我从他们临街的窗下经过的时候。首先看到我的是那些孩子们的父母。我差不多能听到他们的说话声，婚姻，祭奠，物价，躲避，香水，梦，变质的爱情……说什么的都有。我不停留地向前走去。这以后，他们就离开窗前，转回到床边，开始督促他们的孩子，拎着他们那又小又薄的耳朵，将他们从斑驳迷离的睡意中唤醒。上学的时间到了，一切暖烘烘的、潮湿的、可怖不安的、亢奋的、神秘的、沮丧的梦境，统统该收场了。谢幕。退场。迎接朝阳。是的，翻开历史看看，那些不朽的人，有几个是睡懒觉的出身？迅速穿好衣服，将手套的带子挂到各人的脖子上。校长刚才已经从街上走过去了，新的一天又开始了。遇到比较阴冷的天气，还要给他们穿上小棉猴，戴好皮帽子，然后打开门，放鸽子一样将他们从临街的那些房子里放出来。早起的孩子们如一只只从门洞里弹出来的球，接连不断地滚动在湿漉漉的大街上，出没在早晨飘着木香和露水的空气里。

是的，远去的校长越来越像一个令人紧张的符号，代表着准确的时间和生活的顺序。良性的开端。有条不紊的过程。他渐渐远去——用不了多久，在那阴沉沉的、铁灰色的天空下

面，从那些红瓦的房子里面，便会传来嘹亮的童声伴唱和琅琅的书声。

沿街两边还有某些六七十年前的建筑，屋脊与窗户保留着那个时期的风尚与标志。山形墙的房屋。阁楼。雨廊。星形。箭簇。连环。坚实而流畅的黄菠萝木条。挂绿。飞白。三角支架。调整视觉的圆弧——设计成优美的彩虹形的弧线。风铃叮当作响。乌木的窗户是半圆的、菱形的和狭长的，多数开在高处，在高墙上形成窄窄的一条。又老又黑的窗户，有的状如皂角，命中注定它们要镶嵌在那些高大霉湿的粉墙上，里面又必有一位心旌摇动之人，体态风骚，柔情似水，时常会将她的乌发与雪白的脸探出窗外。黑窗与白墙只是一种生活的背景，住在里面的女人才是那一切的灵魂。

夏、秋两季，这一带飘满了藤萝和红叶。

转过一个街角以后，地势明显阴湿。脚下是肥软的青苔。它们是从路边的石板缝里溢出来的，形成一丛一簇互相牵连在一起，茸厚，郁郁苍苍，犹如一群人的满腹心事。有一年冬天的一个早上，我路过这里的时候以为周围没人，以为冷清的街上只有我一个人在走，我的口中哈出一团白气。这时，对面的拐角处忽然也有一团白气飘了出来。我看到那团温暖的白气时，便知道附近不止我一个人。虽然那个人一直没有露面，但我已不再像刚才那样感到孤立无援了。那个人用一团白气向我证明在路上的并非我一个……我的眼前忽然湿润起来。事后我曾想，那个始终没有露面的人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是夜游的神吗？说不定那就是我自己。是的，一定是他。我愿意这样相信。一个内心凄苦，外感风寒的人，在一个冬天的早晨有幸被他拉了一把。他并没有多做什么，仅仅是在那个昏暗的街角里

吐出一团富有人味的白气，给那个断魂的行人以温暖和武装。呵气就是要证明有人存在，这就是他要做的。旅途归来，他不声不响地做完了那一切。

黎明时分，我从家里跑步出来的时候，大雾中安静的街道如一段危机四伏的时期。喧闹使人烦躁，寂静又令人略感不安。得陇望蜀的人，患冷患热的人，永远找不到恰当的良宵与满意的位置，烦恼一天天聚集，积少成多，耐心如毛边一样逐日磨蚀。实在很难将那全都归列于进步的名下。过了旧历的年以后，忽阴忽晴的日子循环不断，飞鸟降临，大批的迁徙，密集的行动，平原的上空喧哗熙攘，川流不息，连那些久居巢中的病鸟也展开粘连在一起的翅膀，摇摇晃晃地出现在距离最近的树梢或屋檐之上，看别人成双结对，比翼飞翔。

从十三岁那年夏天开始，每天早晨我绕着半个城跑步。从御史街到南门，正好五公里。途中所见的一个水塘曾经干涸过几年，原来的碧清明净的水面不见了，代替它的是一片荒草。茂密的荒草，草棵子细得像女人的头发，看上去是那样的禁不起摇晃与飘扬，甚至连视线都是脆弱的，不连贯的。再跑步路过那一带的时候，我看见有人在那里钉马掌。临时出现一个打铁的铺子，砧子啊风箱什么的一应俱全。炉火纯青。铁钎通红。火焰像北风一样呼呼作响。打铁的是一个肤色黧黑的矮个子男人，两条光赤的胳膊有其他人的腿那么粗，头发又短又硬，卷曲得十分厉害。粗壮的矮个子铁匠，很少与人说话，手中的那柄大铁锤从早到晚挥舞不断。在我的印象里，从来没见过他有过休息的时候。叮叮当当……那时候我不大明白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马每天被牵到那里，接受理疗与武装，经过一阵例行公事，漫不经心地粗略敲打之后又顺着来时的路被骑走了。它

们来这里的目的似乎只是为了除去旧日的积淀，穿上一双铁匠打制的新靴子，再去继续奔跑，驰骋，走更长更远的路。又有一天早上，我跑步路过那里的时候，看到那打铁的铺子突然消失了，那个粗壮的，日夜挥舞着大铁锤的矮个子男人也不见了，似乎是随着飞起的铺子一同被风卷走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牵着马在那里等候了。有人从旁边经过时，只是偶尔投去匆匆的一瞥。茂密的草棵子里，时常有慌不择路的白鸟从天而降，扑棱棱地坠落进深草之中，四周飘起慌乱的羽毛。谁也没有想到。那里干涸多年，仿佛是一夜之间，忽然又有了水。铁匠铺的遗址和连绵的草丛消失了，绿汪汪的水面铺展在那一带，成天涟漪不断，波光闪亮。似乎有一片青翠的树林生长在水下，自下而上地将平静、清绿的水面缓缓地托起……

石板街道上传来纷乱的脚步。几个从后面赶上来的学生很快就跑到我的前边去了。他们回过头来，用略带羞涩的目光打量着我。在他们眼里，黎明即起的校长，他的头发看上去多少有些凌乱，眼睛里停留着昨夜的血丝，衣服的前襟上有一片明显的洇湿的痕迹。水渍？

早上好，孩子们。

我在心里对他们祝福。我轻轻地说。要说无邪无猜，那只能是这些目光清澈的孩子，瞳孔纯净，眼白微微湛蓝。他们起床的时候，满街的大雾正在溃退，灵性的光泽开始露头。

我抬手撩起飘到胸前的围巾，朝他们露出早晨以来的第一抹霞光似的微笑。天是阴天，天边没有霞光，我不知道我的微笑能否算得上一抹霞光。非是我做校长的悲天悯人，这些孩子，早上醒来睁开眼睛以后，首先看到的未必会是他们的父母的笑脸。我们在街上多少次相遇，一切出于缘分，我认真喜欢

他们，不仅仅因为他们距腐烂最远。黑暗已走远，我们又迎来了新的一天，这样的延续值得留恋。我们如同山的阳面，空气清新，光线充足，因而，生命并没有趁黑夜来临，趁我们熟睡或失眠的时候遗弃我们。一觉醒来，我们不无惊讶地发现自己仍然活着——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很平常的小事，生与死的把握并不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更不取决于你的什么兴趣和能力，类似的遗弃已屡见不鲜——，平安无事，还会笑，还会表达各种各样的感情，弹性，强劲，挺拔，一应俱全，肺活量仍然相当不错，仍能吐故纳新。来到这大街上，做一次深呼吸——新鲜湿润的空气不打折扣，一吸到底，沁人心脾。昨天没有做完的事情，今天可以接着再做，活着不完全是为了赎罪。赎罪有何欢乐可言？而我们时常能体会到不同的欢乐与愉悦，可见动脑与动手那是何等的美妙。母亲，爹爹，大人，小姐，夫人，兄弟们，亲爱的，尊敬的，我们还在，黑夜没有将我们掳去，我们的灵魂也没有趁我们熟睡的时候发动哗变，悄然出窍。为我们祝福，为这不同寻常的得救与延续。刮脸。沐浴。漱口。更衣。披黑披肩的女人。对镜自揽的女人。脱去制服的男人。我们至今依然健在。亲爱的，知道我为什么打电话给你吗？就是为了临睡前听听你的声音。知道你活得很好，我是多么安心。一天。一年。簇新的问题。有人从我们的面前走过，有人把感情当作影子。童年时代的一只轮子，淋着雨水，在那里转得飞快，一下子就滚到我的心里去了。一百年不能说太长。一天也不算太短，整整一天，可以从容地，有条不紊地做完一些事情。剩下的一点空余时间，在斜阳中瞧瞧自己的影子，喝一杯水，吃一个带皮带泥的，烤得有些焦糊的土豆。坐下来给她写一封信，老老实实在地写，不需要在辞藻和情调上反复斟酌，

也用不着在某些方面求异，创新，有什么就说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没有就止住，另起一行。

这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相反，它来之不易，巨大无比。

那时候大约才会想到自省。刘先生怎么了？极度倾斜的神情停留在他的脸上。我真的一无所知吗？诋毁，不友好，讥讽，不屑一顾……昔日的种种恶习令人惋惜。天南地北，我们这一生相遇的机会也许仅此一次。只此一次，短短的十几分钟，相煎为何？为什么要过不去？为什么不能轻轻地说？或者走开。为什么不能用不掺杂质的表情最后道别？

几个孩子朝前面去了。他们跑得很快，害怕迟到。我落在他们的后面，注视着他们那轻捷的身影。冬天的早晨，他们去上学的时候也在路上这样跑着，肩上的小皮领子在奔跑的过程中不断地耸起——落下，棉帽耳子上下扇动着，摇晃着，像古代的乌纱。他们跑远了。

我渐渐地看不见他们了。街上的声音开始越来越多。杂音。他们赶到学校的时间要比我快得多。轻车熟路，一条直线。胡氏肉店。梁家油坊。一人巷。二仙桥。四喜胡同。王家旧宅。一棵树摇晃着，树上的水珠纷纷被震落下来，水珠晶亮，耀眼，像传说中的摇钱树。

独自又走了一阵。穿过几幢垂挂着紫藤的高屋，眼前是一片正在被临时居民的住所逐日蚕食的开阔地。人员在增加，开阔地理所当然地变得不开阔了，剩下来的是不大的一长溜空地了，只够三五个人打一场篮球。周围全是用柴草搭成的四面漏风的房子。墙壁用四处捡来的残砖断瓦垒起，屋顶上苫着柴草和废旧的油毡。整座房子，连一根像样的木头都看不到。住在这些外表丑陋而粗糙的、临时性的房子里的。是一些境遇同样

不尽如人意的外乡人。在仅存下来的那一长溜开阔地上，昔日骑兵团遗留下的一片拴马桩正在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日复一日地慢慢腐烂。上个星期的某一天，我一个人路过这里的时候，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正在挥舞手中的砍刀，奋力砍伐那些多年以前的木头桩子。从旁边的一间简陋难看的房子里跑出两个年幼的孩子，一趟一趟地往他们的房子里搬运他们的母亲砍下来的那些木头桩子。两个小家伙干得十分卖力，互相比赛，脸蛋儿通红，小脑门上冒着热气，像两只勤劳操持的小老鼠。他们只知道往房子里拖木头，当然不会知道这一带当初的情形。他们用不着了解过去，知道那些事情。一个作风放浪的骑兵团驻扎在这里，使得到处都飘扬着一种睡眠和草料的气息。腹部柔软的母马，臀部闪亮，柔滑而高耸，充满女性般的气息。这样的马，能打仗么？从早到晚，马匹的哐哐声此起彼伏……逝去的往事，只与少数心情闲适，衣食宽裕的人略有瓜葛。一丝红线，横穿南北……我站在路旁，看着他们的母亲。她握着砍刀的手停了一下，接着又继续砍去。这个三十多岁的妇人，往日的几分姿色全部消逝在清瘦与操劳之中，我的注视使她略感不安。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她显然将我认成一位地方官员了。我是什么官员？我具有那类人的某种特征吗？我只是匆匆路过，偶尔见到此景。我巴不得那些木桩很快变成温暖明亮的火光，照亮她和她的两个孩子。她们坐在光里，目光清澈，脸色鲜艳……而眼前，看看她们，母子三人，孤立无援，住在四面漏风的房子里，在漫长的阴雨中绞尽脑汁，谋划着下一顿饭的来源，在想象中勾勒着过冬的棉衣……尺寸，针脚。棉絮纷飞……幸福不会从天降，也不一定真的就能从我们的手中变出来。

是的，情形就是这样。

.....

前面不远处，一位老人手里驱动一柄扫帚，正在清扫台阶。康牧师，昔日的神职人员，现在是茶叶收购站的守夜人，中间曾失业过几年。念经那一套在咱们这一带已经吃不开了。很多年以前，康牧师就听说过这种论调，那时候他当然不会相信。可是后来，宗教的衰败很快就开始。衰败出乎他的意料，令他难以置信。一种多年形成的巨大力量竟然像一根透明的丝，一夜之间就断了，无影无踪了。他如同做了一个半途而废的梦，天还没有亮，他就被惊醒了。事情的开始和结束都非常简单。先是，惯常的祈祷突然消失了，该来的人陆续都不见了，他的眼前突然空旷起来——一种从未有过的开阔使他联想到了刻骨铭心的坍塌和荒凉。他迷惑不解是因为他没有留意事情的起因和过程，而一下子突然看到了废墟上的结果——令人瞠目的结束。惊愕。疑惑。不可思议。他像发高烧的病人一样在空荡荡的教堂里静候了几日，没有一个人从门外走进来。倒是有几个莫名其妙的人常在附近一带出现，探头探脑，神色诡异。几天后，他终于按捺不住，从教堂里走了出来。他四处打听，询问人们怎么了，为什么突然就不去了。那期间，教堂闲置下来了。那座高大巍峨的教堂永远闲置下来了。他吃惊地看到了另一个更加令他伤心的情景：成群结队的白鹧鸪正在教堂的那些高大的窗户上飞进飞出——

群鸟飞临，神人退位。

事情真的完了。万能的主！说完这就完了？从头到尾，草率得像一次没有主人的宴席。宾主颠倒，乱七八糟，不辞而别。

是的，生活已使很多人不再相信什么了，即使是天神，也不能例外。

从信仰一开始，他们就一心一意，没有往别处去想。说他们不信仰，那是不公平的。恰恰相反，他们非常信他，对他充满了极大的信心和希望。问题是，从一开始，他们就把他当成了自己的衣食父母，他们表现出的虔诚和顺从正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境遇，期望每个月，每个季度都能从他那里得到一些具有实际意义的好处。财产，红运，一锭金，一笔额外的但又在意料之中的款子……祈祷，高唱赞美诗，诵读，轻手轻脚，踮起脚尖走路，默想，所有这些，目的却只有一个。站在圣坛下面的那些人，有几个不期望那笔来自天国的拨款？从天而降的资金，带着神的体温和关怀。不能不令人痴迷。无论现金还是期票，都是好的。期票应是带有保值色彩的，像金子一样永远不至于过时。

然而，他们终于失望了。他们原以为自己的信仰是有价值的，可是，他丝毫不理睬他们急切的呼唤和需要，那高高在上的人是冷漠的，对一切都置若罔闻，视而不见。

于是，他们愤怒了。

早些年，因为祈求不到一个风调雨顺的年景，他们曾毫无畏惧地推翻过本土的菩萨，将所有的大仙和罗汉搬出寺外，就地砸烂或焚毁。多少年来，灵气一直与客气成正比向前滚动，冉冉升起，历来如此。现在，面对一个装聋作哑的上帝，一个无情无义的冷血洋人，他们将更加不客气。人的生命是短促而易逝的，他们的耐心与等待也更加有限。是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天意苛刻，时乖命蹇，不必再等下去了，不再指望他发善心了，稍一踌躇，不期然两鬓已成霜雪。期待需要资本，而他

们没有。有趣的是，有本钱的人却从来不期待什么。为什么呀？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这么多年来，他可曾亲自或派人过问过他们什么？可曾给过他们什么？甚至连一个来自他那边的消息也没有，长期隔绝，失去联系，剩下的坚定者寥寥无几。并不是谁都能够寂寞中苦练内功，克己修行，大多数的人是需要欢乐的，需要互相通气，需要温暖和健康。如今，他们的日子过成这样，他难道就没有一点责任吗？有些人认认真真，忙忙碌碌地辛苦一生，混到头来甚至连一条像样儿的狗都不如，什么原因？方法不对头？缺少天分？他跌倒了马上有人扶起来，他们跌倒了谁来管？自己要爬不起来就算完了。

信仰是个什么？也许相当于一个嗜血的梦，一摊烂泥，通过濡湿的云彩来散发他的膻气。爱是他的口头禅，安慰是他的法术，庇护是他的哈欠。他们决心已下，不再信他。谁能使他们脱离苦难，他们就信谁，——哪怕那是一头牛。偶像不是神，神不需要膜拜，神是那种能使你心里渐渐亮堂起来的东西，不是要在你的心里塑起巨影，使你充满黑暗与恭敬。

一切都值得怀疑。你的处境他的梦。我们的一生中到底有多少清晰可触的事物。婚姻，爱情，子女，财产，事业，友谊，所有这些，看起来都是那样的禁不起推敲，禁不起振动，就像瓶中的汁液，一经晃动，便会不可避免地泛起令人恶心的泡沫。我们的生活看起来更像一桩可怕的疑案。一桩不知所云的无头案。一位从事汉墓发掘的同学有一次这样写信告诉我。即使一件产生于数千年前的玉石器皿，也是那样的模棱两可，使人迷惘，不可信赖。信中流露出的感伤情绪使我想到了那种枯黄的经卷，一触即碎。那样的典籍，如同我们的友情，徒具观赏价值，只许看，不得摸，你若想用你的行为表达你的诚

悬，你注定要失败，要两败俱伤，灰飞烟灭。是的，灰飞烟灭。

我来到康牧师的旁边。还有最值得我们信赖的东西？那要看我们的造化。福气，机遇，缘分，定数，缺一不可；时间，地点，灵魂，缺一不可。要凑齐这些谈何容易。

我和康牧师互致问候。

康牧师停下手里的扫帚，直起腰。脸色清瘦的老人，淡黄的胡须上结着一层晶亮的水珠。茶叶收购站发给他的手套破了几个洞，露出几处微微发红的皮肤。他面含微笑，看着我。他对眼前这个与他一样习惯于黎明即起的人充满了好感。对方是他看着长大的。他心里有数。教区这边的那些鸡鸣狗盗的年轻人他一个也不喜欢，他们是邪恶的繁殖与延续，一群没有信仰的猪，尾巴短粗，一身肥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有所失职，未能很好地、及时地将正义与良知均匀地撒在他们中间。而现在，木已成舟，想重新唤回他们谈何容易，何况那是一项相当棘手的工作，其难度不亚于起死回生。关键是，他已经相当老了。

我望着康牧师鬓边的稀疏的白发。他至少有七十多了，脸颊上松弛的皮肉在某种时候会突然抽搐到一起，形成一种……时光的堆集？往事的凝聚与扭曲？我小的时候，正值教堂的鼎盛时期，教区这边的居民夜不闭户，路不拾遗。那时候的康牧师精力充沛，学识渊博，布道时清晰圆润的嗓音令人着迷。从某种方面来说，一个口齿不清的牧师不能算是一个称职的好牧师，表述上的失败先就输掉了一半，不能够很好地将那些最重要的内容传入人心，多半打了折扣，水土流失，似是而非。而康牧师无疑是一个成功的牧师，不存在那样的问题。

据说上帝很满意他的工作。

就是在那种时候，天国的大门仿佛就在他清晰的陈述中一层一层地渐渐开启，吉祥的云彩在每一个向善的人的身边缓缓缭绕，柔顺温驯的羔羊在他们的膝前徘徊不去，它们一身雪白，温文尔雅，因而能够充任神的来使。我跟着母亲，母亲身体笔直站在教坛下。她让我多看那些羔羊几眼。羔羊只是一种雪白的外表，一种活着的事物，重要的是其中的那种精神，那种忍耐。正如一座商店，店面仅仅是一种外表，利润才是那其中的思想。……以后。我每次打教堂附近路过的时候，都会听到一个经过教堂内部回音夸大了的温和慈祥的声音响在我的耳边：

“来吧，我的孩子，我主想与你谈谈。他欢迎你来。”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一直以为那是基督的声音。我没想到基督本人能够使用汉语，讲一口比较流利的，略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这真令人吃惊。我把疑问埋在心里，从教堂前的台阶下一溜烟跑过。有时候，我会大声问一句：

“什么时候？”

“任何时候。”

还是那个经过教堂内部回音夸张了的声音，温和，慈祥，多少有些可怕。他说任何时候。我由此认定基督并非一个忙忙碌碌的人，他的日子是清闲的，他好像一直都在养精蓄锐。

后来我就知道了，代替基督说话的那个人就是康牧师，他知道我是我母亲的儿子。他对她充满了好感。那时候他满头黑发，面孔红润，浑身上下一尘不染。闽地口音。那时候他的手臂和脸颊上还没有出现那些可怕的褐色的斑点。那些斑点是后来才出现的。先是零星的一个两个，像一种无意而微不足道的创伤，几乎不易察觉。后来，那种东西就越来越多了，坚硬，旺盛，层出不穷，密密麻麻，像毛孔里排出来的汗腺一样顺理